

說「牽」^{***}

蘇建洲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摘要

曾侯乙漆箱所載二十八星宿中的「牽牛」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牽」，字形寫作「𠂔」，與秦漢簡的「牽」字存在字形演變關係。「牽」所從「牛」當是「手」的訛變，其源頭與「𠂔」的「又」旁有關。目前所見表示「牽引」義的字形多數從「又」或「手」，「牽」若分析為從「牛」則不好理解。其次，目前甲金文未見可靠的「牽」，{牽}寫作「𠂔」當有更早的來源。甲骨文「攬」本作「𠂔」形或「𠂔」形，但可以省作「𠂔」，形體與{牽}作「𠂔」相混。為了區別，於是加上「矛」聲作「𠂔」，這裡的「矛」所代表的讀音是矛柄「矜／矜」，侯馬盟書及秦漢簡繼承了這種寫法。

關鍵詞：牽、矛、矜、文字考釋、形體源流

* 本文為「清華簡《攝命》、《四告》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獲得「科技部」的資助（計畫編號 MOST 110-2410-H-018-027-MY2），特此致謝。

** 本文承蒙趙平安、鄔可晶先生及兩位審查人惠賜高見，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The Explanation of Qian (牽)

Su Jian-zh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of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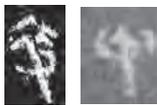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Jianniu” in the twenty-eight stars contained in the paint box of Zenghouyi is the earliest “Jian” that has been seen so far. The “niu” from which “lead” is taken is the corruption of “hand”, and its source is related to the “又” side of “𠄎”.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if the analysis is from the “牛”. Secondly, at present, there is no reliable “牽” in the Oracle and Jinwen, and the writing of {牽} should have an earlier source. The oracle “攬” is originally made as “𠄎” or “𠄎”, but it can be omitted as“𠄎”, and the shape is mixed with {牽} as“𠄎”.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sound of“矛” is added. The pronunciation of“矛” here is the handle of the spear “qín (矜/矜)”, which is inherited from the book of Houma League and the bamboo slip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Keyword: Qian (牽), máo (矛), qín (矜/矜),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characters,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aracters

(一)

二十八星宿中北方七宿的「牽牛」有如下幾種寫法：

(1)  曾侯乙漆箱

(2)  睡虎地《日甲》155正  睡虎地《日甲》3背壹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日書》74¹

(3)  《印臺》漢簡²

(4)  《孔家坡》289貳  北大簡五《堪輿》11壹

(5)  《里耶二》9-2346正³

(6)  馬王堆帛書《五星占》32.33  馬王堆帛書《五星占》116.2⁴

(7)  《周家臺》139壹

¹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頁39。

² 鄭忠華：《印臺墓地出土大批西漢簡牘》，載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12月），頁206。

³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12月），頁479。

⁴ 參見劉釗主編，鄭健飛、李霜潔、程少軒協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1月），頁1593。

以上依照形體分為七種，其中(2)形是最常見的寫法，其餘各形在此基礎上有所變化。劉釗先生指出(2)形上從「表」，下從「牛」，但「牽」為何這樣寫目前還不清楚。⁵秦漢文字中「牛」、「手」、「木」三字形體接近，作為偏旁常混用無別，因此(2)(4)(6)(7)有不少字形接近「手」形。(3)則從「木」形。(4)形「表」的「衣」旁省略下部的衣襟筆畫。(5)形「表」的「矛」旁省簡為「中」形。(6)形是綜合(4)(5)形的省簡，即省掉「表」的「衣」、「矛」二旁的部分筆畫。(7)形「表」的「矛」旁訛變為「它」形。

(1)形從「衣」從「又」，研究者或釋為「攬」讀為「牽」。⁶馬曉穩先生不同意此說，他認為釋為「攬」的意見是依據甲骨文的寫法而來。雖然(1)形與甲骨文「攬」、「袁」一致，但戰國時代从「袁」或「袁」之字習見，皆與(1)形不類，二者不能作一字觀。同時他認為「攬」，古音匣母元部；「牽」，溪母真部，韻部存有一定距離。因此(1)釋作「攬」形、音皆遠，可能性不高。他認為(1)形當分析為從「衣」得聲，可能就是戰國時期新造的會意字。至於(2)形與甲骨文「牽」作一脈相承。秦、楚兩系的「牽」當有不同的源頭。⁷謹按：馬先生認為(1)形不能釋為「攬」的理由很充分，「攬」屬於元1，主元音是*-a-，⁸確實與真部不能相通。⁹不過，甲骨文似無確證可釋為「牽」(詳下)，而且(2)形與之形體頗有差距，大概不會是同一系統。《璽彙》0860「繫犢」，朱德熙先生讀「繫」為「牽」。¹⁰郭店《成之聞之》簡16：「可馭也，而不可擊(牽)也」，用「擊」表{牽}。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星宿名「牽牛」作「繫牛」，用「繫」

⁵ 劉釗：〈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考釋〉，載氏著：《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7月)，頁333-334。

⁶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10月)，頁105。又見《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增補版)》(2019年4月)，頁112、孫啟燦：《曾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4月)，頁414、徐俊剛：《非簡帛類戰國文字通假材料的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6月)，頁318、石小力：〈清華簡《五紀》中的二十八宿初探〉，「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西湖論壇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21年5月29-30日)，頁89。此外，王輝先生編著的《古文字通假字典》2008年版第684頁「攬」與「牽」通假例證條下，記載裘錫圭先生認為曾侯乙漆箱的字形是、之省形，从衣， (圓)聲，即攬字。謹按：筆者翻閱裘先生的相關著作並未見到先生有此說法。經詢問鄔可晶先生，他也指出裘先生未曾有有這種意見，不知王輝先生的說法從何而來？

⁷ 馬曉穩：〈「隱」字源流考〉，《出土文獻》第15輯(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10月)，頁126-127。底下所引馬氏意見均見此文，不再注出。

⁸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2月)，頁566。

⁹ 蒙審查人提示：「攬」也有古音學家歸為元2部，擬其主元音為-e-的(如白一平—沙加爾)，若此，就與真部主元音為-i-的「牽」較近。問題的關鍵在於就中古音來說，「攬」是合口字，「牽」是開口字，彼此開合有別，所以上古難以相通。

¹⁰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2月)，頁16-17。

表{牽}。因此周波先生指出(1)形可能是「牽」、「擊」的異體，並認為除掉「又」旁之後的形體與(2)形上部作形近，可能是一字，¹¹此說大致可從。筆者認為(1)形當是「牽」的表意字，至於「擊」另有寫法作「」、「」。¹²《焦氏易林》有「牽衣」的說法，如卷一《屯·未濟》：「愛我嬰女，牽衣不與。冀幸高貴，反曰賤下。」卷二《噬嗑·無妄》：「愛我嬰女，牽衣不與¹³；冀幸高貴，反得賤下。」字面意思是說吝惜我的嬰女，曳拉住衣服不使離去。¹⁴杜甫《兵車行》：「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這裡的「牽衣」意思相同。此外，《韓詩外傳》卷七：「楚莊王賜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挖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也有「牽后衣」、「牽妾衣」的記載。(1)形從「衣」從「又」，符合「牽衣」的構形理據。《說文》：「攘，摳衣也。从手褰聲。」《繫傳》：「臣錯按：《詩》曰：『子惠思我，攘裳涉溱。』」「攘」即「褰裳涉溱」、「褰裳涉洧」之「褰(牽)」。<《說文》：「摳，緜也。一曰摳衣升堂。从手區聲。」段注云：「摳篆下曰：『摳衣也。』然則此當云一曰摳衣。曲禮曰：『摳衣趨隅。』摳，提也。衣，裳也。《論語》注云：『攝齋者，摳衣也。』」《集韻·虞韻》：「摳，褰裳也。」「攘」與「牽」音義相關，「攘」與「摳」意思相近，都從「手」旁，賓語都是「衣裳」。另外，《詩·邶風·匏有苦葉》：「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嶽麓三》183「揭幫(裙)欲強與奸」，意思是說男方要揭開女方的裙子強予發生奸情。「揭」與「攘褰」聲音相近，都是表示把衣服撩起拉起，彼此屬於同源詞。又《荀子·勸學》：「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說文·衣部》：「褹，以衣衽扱物謂之褹。从衣頡聲。擷，褹或从手。」《說文》：「褹，奪衣也。」《文選·謝惠連·雪賦》：「願低帷以暱枕，念解珮而褹紳。」〔唐〕李善注：「褹，奪衣也。」「褹」也作「擷」，見《馬王堆·周易》6上。以上這些「挈」、「擷」、「擷」都從「手」

¹¹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12月），頁46-47。

¹² 《銘圖》05301 柞伯簋有「」字，也見於殷墟甲骨文自組卜辭中作「」以及郭店簡《唐虞之道》06 作「」，陳劍先生指出此形表示的本義是用手持取、引取一物（與象用手持「耳」的「取」字造字意圖相似），結合其讀音與「賢」相近考慮，認為它應該是「牽」與「擊」共同的表意初文。參見陳劍：〈柞伯簋銘補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5。謹按：根據此說，「擊」的表意初文作「」，演變為後來的「擊／牽」，與(1)形的「」後來演變為「牽」二者同音同義，可能是古代為同一詞所造的不同表意異體。

¹³ 一本作「牽引不與」，此從翟校本作「牽衣不與」。參見（舊題漢）焦延壽撰；徐傳武，胡真校點集注：《易林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3月），頁808。

¹⁴ 參見王子今：《秦漢兒童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6月），頁99-102。

旁，賓語都是「衣物」。這些字形對（1）形形體的理解有所幫助。

侯馬盟書198：3人名「犢」，《戰國古文字典》及《古文字譜系疏證》均將字隸定作「綫」。¹⁵劉釗先生認為可比對秦簡釋為「牽」，「糸」與「又」是累加之意符。人名讀為「牽犢」。¹⁶謹按：劉說可從。現在看來，應該就是（1）形加上「矛」，¹⁷整體就是「牽」字，則可釋為「縴」。需要說明的是，「矛」作多見於西周時期，比如「懋」作（《集成》8.4239小臣遫簋），春秋時期則作（有司伯喪戈）、（司馬楸縛）¹⁸。不過，《集成》10242齊侯匜「齊侯乍（作）姬寶它（匜）」其中「」諸家釋為「楸」¹⁹、「綫」²⁰、「楸」²¹等等，由於辭例卡不死，幾種釋法均有其道理。此字若確是「楸」，則可以提供「矛」形書寫的時代證據。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矛」已訛變為「虫」形，可以比對（7）以及底下的（7-1）。「虫」形可比對《侯馬》200.66人名「畫」作。

根據以上的認識，再看其他被釋為「牽」的字形。底下字形分類對應上面的數字：

（1-1）清華八《治邦之道》簡5

（2-1）睡虎地《日甲》55正壹 睡虎地《法律答問》29

  張家山《奏讞書》101   張家山《奏讞書》102

¹⁵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頁259、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5月），頁733。

¹⁶ 劉釗：〈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載氏著：《古文字考釋叢稿》，頁372。

¹⁷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頁46-47已指出與為一字。

¹⁸ 參見吳國昇編著：《春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頁268、610。

¹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第六卷第153頁。附帶一提，相同文例也見於《集成》10117齊侯匜「齊侯乍（作）楸姬寶般（盤）」，孫剛：《齊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頁156也釋為「楸」。

²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七冊，頁5514、吳國昇編著：《春秋文字字形表》，頁268。

²¹ 張振謙：《齊系金文集成·齊莒甲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18年4月），頁26。

  張家山《奏讞書》105   張家山《奏讞書》116

 《港續三》265  《港續三》265²²

(4-1)  馬王堆《遣三》47  馬王堆《周易·夬》58

(5-1)  馬王堆《二三子問》28  馬王堆《稱》10²³

  張家山《奏讞書》116

(6-1)  73EJT23 : 955_0015  73EJT24 : 245_0015²⁴

(7-1)  《陝新》681  《鑿璽》85  《林》109

 《印典二》1142²⁵

對於(1-1)，網友「哇那」注意到與(1)形的關係，但他認為(1)當釋為「袁／撰」讀為「牽」，所以贊同《治邦之道》的整理者將(1-1)讀為「遠」。²⁶馬曉穩先生也認為此字跟(1)形有關，他認為(1-1)從「衣」聲讀為「隱」。²⁷網友「斯行之」則直接根據(1)形，認為(1-1)當釋為「牽」，並解釋說：「牽在下

²² 石繼承：《漢印研究二題》，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頁129、石繼承：〈漢印雙名釋讀四則〉，《考古與文物》2019年6期，頁112。

²³ 參見劉釗主編，鄭健飛、李霜潔、程少軒協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1月），頁128。

²⁴ 葛丹丹：《〈肩水金關漢簡（貳）（叁）〉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頁120。

²⁵ 這四個例證參見趙平安、李婧、石小力編纂：《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12月），頁103。其中《鑿璽》85那方印章又見於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1月），頁41。

²⁶ 「簡帛論壇」《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101，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11>，發布日期：2018年12月21日。

²⁷ 賈連翔、沈建華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七-九）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12月），頁474從「隱」說。

位而不由者」即在下位受牽制（或因被牽制而處在下位）而不得重用之義。²⁸謹按：「哇那」釋為「袁／環」讀為「牽」的問題已如上述，但他將（1-1）與（1）形聯繫還是很有見識的，目前來看釋為「牽」是合理的意見。

結合（1）形  及侯馬盟書「」皆從「又」來看，筆者認為（2-1）—（7-1）「牽」字當以從「手」為正體，寫作「牛」或「木」是形近相混的結果。這還可以從與「牽」意思相近的字詞形體來觀察。《廣雅·釋言》：「牽，挽也。」《文選·揚雄〈羽獵賦〉》「鉤赤豹，牽象犀」，張銑注：「鉤、牽，皆拖曳也。」²⁹「曳」，東周文字有如下寫法：



彭子射匜（《銘圖》14878）



蔡子匜（《集成》10196）



唐子仲瀕兒匜（《銘圖》14975）



壽匜（《銘續》0982）

陳劍先生指出其形應理解為象兩手拖曳、拖拽一「倒人」之形，就是拖曳之「曳」的本字。或於下方增从兩手形「卅」作「𠄎」以幫助表意，「拖曳／拽」之意更顯。³⁰《說文》：「拙，捺也。」段玉裁注云：「拙與曳音義皆同。」《荀子·非相》：「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唐〕楊倞注：「拙，牽引也。」《儀禮·士相見禮》：「舉前曳踵」，〔漢〕鄭玄注：「古文曳作『拙』。」「援」也與「牽」意近，《說文》：「援，引也。从手，爰聲。」《荀子·性惡》：「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楊倞注：「援，牽引也。」《莊子·馬蹄》：「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闖」，陸德明釋文引《廣雅》云「援，牽也，引也。」《禮記·中庸》：「在下位不援上」，鄭玄注：「援，謂牽持之也。」³¹《燕丹子》：「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的「掣」是牽曳（拽）、牽引的意思。此外，還有前面提到「擊」、「牽」、「攘」皆從「又」或「手」旁。既然這些表示「牽引」義的「挽」、「曳」、「拙」、「援」、「掣」、「擊」、「拏」、「牽」、「攘」都從「又」或「手」，那麼「牽」以此二

²⁸ 「簡帛論壇」《清華八〈治邦之道〉初讀》102 樓，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7&extra=&page=11>，發布日期：2018 年 12 月 21 日。

²⁹ 以上參見宗福邦等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405。

³⁰ 陳劍：〈甲骨金文用為「遊」之字補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19。

³¹ 參見宗福邦等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914。

旁作為形符顯然更為合理，若從「牛」旁反而奇怪。雖然「牽」可代稱「牛」，《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杜預注：「牽，謂牛、羊、豕。」但孔穎達疏云：「牛、羊、豕可牽行，故云『牽謂牛羊豕』也。」可見這與「牽引」義無關，並不能作為「牽」從「牛」旁的理由。據此，則上引秦漢簡合文「牽牛」作「𠂔」，「牽」（本從「手」）與「牛」部分合文，其中包含「手」與「牛」形近的因素。如同郭店簡《語叢一》61「教學」合文作「𠂔」，其中「教」字所從的「爻」旁訛作「𠂔」形。³²還有一種考慮是將「𠂔」分析為上面從「𠂔」（牽）省為「𠂔」作為聲符，下從「牛」。即將出版的清華11《五紀》第二宿牛宿原簡作「𠂔=」，即「牽牛」合文。石小力先生分析「𠂔」為從牛，𠂔聲，古書從𠂔聲之字常與「牽」通用，「𠂔」應即牽牛之「牽」的異體。³³依其說則楚文字的「牽」已從「牛」旁，這恐怕是有問題的。筆者認為此字當分析為「𠂔」與「牛」的合文，上面的「𠂔」本可表示{牽}。「𠂔=」的結構如同《五紀》所載南方「星」宿作「𠂔=」，即「七星」合文。這樣看來，古文字的{牽}有兩種寫法，一種是楚簡及三晉文字以從「𠂔」聲的字來通讀；一種是源自、一類寫法，演變來後來的「牽」。

（4-1），文例作「△羊悔亡」，上博楚竹書《周易》簡38作，范常喜先生認為簡文的字形雖可隸定為「芒」，但實際上是「喪」之省。帛書的「喪」實為「桑」，讀為「喪」。今本的「牽」是由後人誤「桑」為「牽」所致。³⁴筆者認為楚竹書的字形只能釋為「𠂔（芒）」讀為「亡」，「𠂔（芒—亡）」與「喪」形體來源不同，而且二者聲紐距離較遠，³⁵不能通讀。至於帛書的字形，《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嚴格隸定作「𠂔」，並注釋說：

³² 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南京：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頁21以為由於筆畫錯位，所以由「爻」訛變為「文」。

³³ 石小力：〈清華簡《五紀》中的二十八宿初探〉，「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西湖論壇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21年5月29-30日）。

³⁴ 范常喜：〈簡帛《周易·夬卦》「喪」字補說〉，《周易研究》2006年4期，頁39-42。

³⁵ 趙彤：〈利用古文字資料考訂幾個上古音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384，發布日期：2008年3月23日、高中正：《文本未定的時代——先秦兩漢「書」及〈尚書〉的文獻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122、邊田綱：《上古漢語清鼻音聲母音位化構擬新探》，《中國語文》2021年2期，頁164。

實尚難逕釋為「桑」。其形頭部近「中」形、下部為「木」形，皆與「桑」合；但中間作「矛」形則係「牽」字的特徵，與「桑」字中部不同。因此我們將其作嚴格隸定、看作「桑」字之訛體。其形介於「桑」與「牽」之間、正是由「桑（喪）」誤為「牽」之關鍵性連鎖。帛書文字「木」旁或變與「牛」形相近（如《二三子問》6下「采」字作），如形再進一步作此類變化，就與「牽」字更為接近、容易被誤認了。³⁶

謹按：上說可從，石繼承先生也已指出字就是「牽」。³⁷「牽」寫作上「中」下「木」可以在上述字形中找到例證，如、。不過，這兩個偏旁確實也見於「桑」，如（《房》8.11），特別是帛書《周易》的書手已將「桑」寫作（，2.71）³⁸，似將三重「中」形寫在同一橫筆上，以致形體看起來跟「矛」有點相近，所以在第五十八行再寫「桑」字時便誤寫為「牽」了。³⁹今本寫作「牽」，當與這樣的形體有關。總之，簡本與帛書《周易》一作「芒（亡）」，一作「牽（桑（喪）」），彼此是表逃亡、亡失講的同義關係，而非聲音假借關係。（5）及（5-1）形與《說文》小篆作形體相近。《說文》：「牽，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聲。」「象引牛之縻」當由「衣襟」之形變化而來，「玄」聲則由「表」的「衣領」加上「矛」旁變化而來。（6-1）是將（6）形的「衣」旁衣領形拉直而來，其上部也類似「玄」。（熹平石經《周易·夬》）⁴⁰的來源當是結合（6-1）與《說文》小篆的形體而來。（7-1）皆屬秦漢印，「衣」旁內所從是「虫」，演變情況與（7）形相合。

（二）

前面提到「牽」字寫作從「衣」從「又」，或寫作從「表」從「又」，後者為何寫作「表」？多出的「矛」旁是什麼作用呢？底下討論這個問題。

³⁶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第三冊，頁28。

³⁷ 石繼承：〈漢印雙名釋讀四則〉，《考古與文物》2019年6期，頁115，注4。

³⁸ 《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頁668。

³⁹ 范常喜也已就帛書《周易》兩個「桑」字做了聯繫討論。

⁴⁰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8月），頁77。

闕（閉）其門，賽（塞）其兌（兌），冬（終）身不。（郭店簡《老子乙》13）

塞汧（其）闕，閉汧（其）門，終身不董。（帛書帛書《老子甲本》30）

塞汧（其）兌，閉汧（其）門，終身不董。（帛書帛書《老子乙本》14上）

塞其脫，閉其門，終身不董。（北大簡《老子》42）

對於郭店簡《老子乙》「終身不」，說法很多，這裡不用盡引。⁴¹裘錫圭先生注釋的帛書《老子甲本》，對於「終身不董」有如下的說法：

「董」，乙本同，北大本作「僅」，傳本作「勤」。帛書本及北大本的整理者皆據傳本括注「勤」字。馬敘倫（1956：146）謂傳本「勤」字「借為癩。《說文》曰『病也』」。其說可考慮。帛書本之「董」，北大本之「僅」，似亦有讀為「癩」之可能。⁴²

馬敘倫讀「勤」為「癩」，訓為「病」，⁴³除裘錫圭先生外，高亨、聶中慶也贊同馬氏之說，聶中慶先生還認為：「今本《老子》七十一章云：『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四十四章云：『得與亡孰病』，則『病』乃老學之哲學範疇，蓋身累於物欲則病矣，『閉其門，塞其兌』方可終身不病，故將『勤』訓為病與老學之意旨相合。」⁴⁴彭浩、廖名春先生也認為今本「勤」當讀為「癩」，並讀郭店本為「謀」與「癩」。⁴⁵北大簡《老子》整理者則是依照今本讀為「終身不董（勤）」，並注釋說：「『僅』，帛書作『董』，皆讀為『勤』；郭簡作『𠄎』，或讀為『懋』，與『勤』同義。」⁴⁶李零先生也認為《郭店》的「𠄎」讀為「懋」，義同「勤」。「終身不勤」即「終身不勞」。⁴⁷

謹按：郭店簡《老子乙》的可隸定為「𠄎」，諸家多認為此字即《說文》

⁴¹ 參見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11月），頁467-469。

⁴²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四冊，頁22，注八一。

⁴³ 馬敘倫：《老子校詁》（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62。

⁴⁴ 高亨：《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老子正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50-151、聶中慶：《郭店楚簡老子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頁282。

⁴⁵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468。

⁴⁶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頁130，注四。

⁴⁷ 李零：《人往低處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頁165。

的「𡵓，山名。从山，𡵓聲。」⁴⁸今本的「勤」、帛書本的「堇」與北大本之「僅」讀為「瘡」，訓為「病」的優點，聶中慶先生已經有很好的說明，因此將郭店簡的「𡵓」讀為「𡵓」、「務」、「侮」、「謀」等意見均不能與「病也」取得很好的對應。⁴⁹上引廖名春先生根據楚簡「侮」作「矛」或「𡵓」，將「𡵓」讀為「瘡」，訓為「病也」。按：此說意思雖好，但聲韻關係恐不可從。趙彤先生指出《老子》「其次侮之」的「侮」字在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中均作「母」，說明至遲西漢時有些方言中「母」字已經轉入侯部。「母」字後來的演變也是與侯部一等平行的。《說文》「侮」字古文從「母」，這種寫法也應該是在「母」字轉入侯部以後出現的。⁵⁰沒有證據表明「每」字曾在某個時期轉入侯部或幽部，也沒有證據表明「侮」字曾在某個時期轉入之部，也就是說，「每」和「侮」在各個時期都不在同一個韻部；因此，「侮」不當從「每」聲，「侮」字從「每」的寫法應該是由從「母」的寫法演變來的。⁵¹既然「侮」本不從之部的「每」，那麼「𡵓」自然也不能與「每」聲相通。

目前諸家多將往「𡵓」或「矛」聲思考，但是帛書本、北大本與王弼本均寫作從「堇」聲的詞，二者顯然不能調和。筆者懷疑所從的「矛」可能是「𡵓」省聲，或此「矛」形所記錄的讀音就是「𡵓」。《說文》：「矜，矛柄也。从矛，今聲。」段玉裁指出「矜」當作「矜」，這已是大家的共識。⁵²湖北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市販律》記載大量商品名，其中「矛矜」整理者讀為「矛矜」。⁵³《郭店·老子甲》簡7「果而弗矜」，「矜」作，即「矜」。清華簡《子產》08「𡵓（美）外𡵓（態）矜（矜）」，⁵⁴古文字中「命」、「令」可以通用，證明「矜」當作「矜」，從令聲。《方言》卷九：「矛，其柄謂之矜。」郭璞注：「矜，今字作矜。」王念孫《讀書雜誌》：「引之曰：……《列子·說符篇》『立矜』作『立矜』。矜與矜，古同聲而通用，猶矜之為矜也。」⁵⁵清華五《湯丘》簡13整理

⁴⁸ 比如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3年12月），頁550即將此字歸在「𡵓」下。

⁴⁹ 參見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頁467-469。

⁵⁰ 原注：中山王鼎有一個從人從母的字，《金文編》錄於「侮」字頭下（頁568），但是此字銘文中用作「侮」，應該是「侮」的異體，不能確定與「侮」是否有關。

⁵¹ 趙彤：《利用古文字資料考訂幾個上古音問題》。

⁵² 裘錫圭先生對於段注的說法有所評論與補充，參見氏著：〈用出土文字資料檢驗清儒在語文學方面的一些具體見解〉，《裘錫圭學術文集》，第四冊頁307。

⁵³ 熊北生、陳偉、蔡丹：〈湖北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簡牘概述〉，《文物》2018年第3期，頁49。

⁵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發布日期：2016年4月16日。

⁵⁵ 〔清〕王念孫：《讀書雜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頁935。

者釋文作：「又（有）顛（夏）之憲（德），吏（使）貨（過）以惑，萇（春）𦉑（秋）改則，民人諷（趣）貢（忒），型（刑）【一二】亡（無）𠄎（攸）恋（赦），民人皆緇（贅）禺（偶）𠄎（離），𦉑（夏）王不旻（得）𠄎（其）𦉑（圖）。」注釋云：「緇」，從矛聲，疑讀為「贅」，《楚辭·九章》：「中悶之贅之忡忡」，王注：「亂也。」⁵⁶白於藍先生注意到「緇」與郭店《老子乙》「𦉑」的關係，將「緇」讀為「懂」，《玉篇》：「懂，憂也。煩也。」⁵⁷按白先生的讀法，簡文似應斷讀作「民人皆緇（懂），禺（偶）𠄎（離）𦉑（夏）王，不旻（得）𠄎（其）𦉑（圖）。」⁵⁸考慮到先秦時期「懂」似未見有「憂也，煩也」的用法，「緇」當讀為「勤」或「瘡」。⁵⁹「勤」有憂慮、愁苦義。《穀梁傳·莊公二十九年》：「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漢揚雄《法言·修身》：「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勤」、「憂」對言。《尚書·召誥》：「上下勤恤。」偽孔傳：「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楚辭·遠遊》「哀人生之長勤」，「人生」在《文選·北征賦》注引作「民生」，⁶⁰「民生長勤」與簡文「民人皆勤」語近。又，「瘡」指「勞苦之病」，於此似亦可通，且與郭店《老子》「終身不瘡」用字相合。「憂苦」義的「勤」與「勞苦之病」義的「瘡」，彼此顯然有密切聯繫。

《上博（五）·鬼神之神》舉到的「鬼神有所不明」的兩個例子中，其中一例為「滕𦉑公」（簡3），「滕」為整理者所釋，正確可從，⁶¹或釋讀為「榮」、「宋」、「秦」恐皆有問題。⁶²「滕𦉑公」從聲音相對較近且符合歷史的記載來看，或可讀為「滕隱公」。此人見於《左傳·哀公十一年》：「秋，十有一月，葬滕隱公。」但他是否符合《鬼神之神》所記載「天下之𦉑（亂）人也，長年而𦉑（沒）」的條件，還需要更多的證據。⁶³此外，《集成》2238「須𦉑生鼎蓋」，《金文編》656

⁵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4月），頁138，注三一。

⁵⁷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頁1412。

⁵⁸ 上引白書讀作「民人皆緇（懂）禺（虞）𠄎=（瑟瑟）」，其中「禺（虞）𠄎=（瑟瑟）」的讀法恐不可從，最明顯的問題是簡文中並無重文符號。

⁵⁹ 此蒙審查人提示。

⁶⁰ 參見黃靈庚：《楚辭集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1月），頁922。

⁶¹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頁317。

⁶² 參見李家浩、楊澤生：《談上博竹書〈鬼神之神〉中的「送𦉑公」》，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77-185。相關考辨參見鄔可晶、施瑞峰：〈說「朕」、「莽」〉，《文史》待刊稿。此外，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既同意「𦉑」與「董」的讀音關係，但在第九四二頁卻又贊同讀為「秦穆公」，即將「𦉑」讀為「穆」，前後有所矛盾。

⁶³ 相關滕國君王的資料可參見張志鵬：〈滕國新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

頁將「𠂔」歸在「𠂔」下。「𠂔」作為人名，除了讀為「𠂔」也有可能讀為從「董」聲的讀音。再回到從「衣」從「又」的「牽」字，筆者認為「𠂔」是增添聲符，所記錄的也是「矜／矜／矜」的讀音。《說文》云「牽」從「玄」聲，「矜」、「牽」同為真部，⁶⁴聲母一為群紐一為溪紐，聲韻關係十分密切。

前面提到可分析為從山「矜／矜／矜」省聲，或是所從的「𠂔」所記錄的是矛柄「矜／矜／矜」的讀音，這可以「𠂔」(𠂔)兼有「司」一類讀音作為旁證。裘錫圭先生說：卜辭時代「𠂔」(𠂔)兼有「司」一類讀音，比如與「𠂔」相通之「辭」(《說文》以「𠂔」為「辭」之籀文)，西周金文作「𠂔」(《集成》10174兮甲盤「王令甲政𠂔成周四方責」)，殷墟卜辭中「司𠂔父工」亦作「𠂔𠂔父工」皆可證。⁶⁵陳劍先生進一步指出「𠂔」之有「司」音，可能跟「𠂔」有關。《玉篇·木部》：「𠂔，鎌柄也。」《廣雅·釋器》：「𠂔，柄也。」「𠂔」字兼象鎌刀與其柄之形，即「𠂔」作，上面是「握柄」(𠂔／鉛)，下面是「鎌刀」(𠂔)，故後者加一筆成「刀」形作，既可表示{𠂔／刈}／{鎌／鎌}詞({𠂔／刈}與{鎌／鎌}之讀音關係，可聯繫「𠂔(執一廉)波(頗)」類比)，又可表示{𠂔}詞，遂可用作「司」及在「𠂔」、「𠂔」、「𠂔」字中作聲符。⁶⁶此外，陳劍先生還指出從文字系統看，「𠂔」形本有「讀若偃(𠂔／軌)」和讀「旂」、讀「旂／旂」三個讀音，諸詞／字可共用一形。最完整的「𠂔」形本作，包括旂竿、旂之正幅與旂游三大部分，三個讀音都可在這個字形找到相應的位置。⁶⁷既然「𠂔」存在表示「柄」的讀音「𠂔」，「𠂔」根據不同位置有不同的讀音而且讀音都保存在後來的韻書中，那麼「𠂔」保有表示「矛柄」的讀音「矜／矜」的可能性自然也是存在的。也有可能「𠂔」本有這一類的讀音，為與「máo」區別，才加上「令／董」為聲符。

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428，發布日期：2011年3月10日。

⁶⁴ 《詩·小雅·何草不黃》二章叶「玄矜民」。

⁶⁵ 裘錫圭：〈說「𠂔」〉，《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24。王子揚：〈釋甲骨文「𠂔」的一種寫法〉，第十一屆「黃河學」高層論壇暨「古文字與出土文獻語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9年6月22日-23日)也有相關的討論，請讀者參看。

⁶⁶ 參見陳劍先生2016年在彰化師大國文所「古文字研究」的上課內容。

⁶⁷ 參見陳劍先生2016年在彰化師大國文所「古文字研究」的上課內容、陳劍：〈甲骨文文用為「遊」之字補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0。

(三)

甲骨文「𠂔」字釋為「牽」是宋鎮豪先生的意見。宋先生分析字形為從「牛」，從，是糸字，當作聲符。即口，義指圍繞周帀。甲骨文「𠂔」字從牛從從糸亦聲。字與牛相關，其牛則以繩縛而約束之，字又寓以糸運車之義。此字當即牽的本字。⁶⁸《甲骨文字編》、《新甲骨文編》均將此字歸在「牽」字下。⁶⁹謹按：《新甲骨文編》共收六例「牽」字，計有三種寫法，其中、各有一種，其餘四例皆是「」一類寫法，換言之從「」當是常見寫法。但是「」並不是「糸」，而當是「索」，請比對（《合》15121）、（父丁鬲，《集成》501）（子刀父己爵，《集成》9055）、（，《合》34256）、（，《合》21302）⁷⁰、（索戈）（伯壺蓋）、三體石經《春秋》僖公二十九年人名「介葛盧」之「葛」作，上部中間的，⁷¹。「索」與「牽」聲韻俱遠，不能是聲符。退一步說，即使是「糸」也不能讀為「牽」。《說文》云「糸」讀若「覩」，明紐錫部，與「牽」也是聲韻俱遠，因此釋為「牽」並無必然性。後來又有學者根據釋為「牽」，認為也當釋為「牽」。⁷²按：「」字一般釋為「絆」，⁷³字形象以索繫羊形且辭例為方國地名或人名，並無確證可釋為「牽」。⁷⁴《清華六·子儀》有「馮」字作12，16，整理者認為即《說文》馬部的「馮」。⁷⁵《說文》：「馮，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馮前。』讀若輒。（繫）馮或从糸執聲。」此外，古文字「羈」作 （秦封宗邑瓦書）⁷⁶、

⁶⁸ 宋鎮豪：〈甲骨文牽字說〉，《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65-83。

⁶⁹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中冊第548頁、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49。

⁷⁰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380、389。

⁷¹ 參見郭永秉、鄔可晶：《說索割》，《出土文獻》第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99-118。

⁷² 參見何景成：《甲骨文字詁林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403-405。

⁷³ 參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547-1548、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745。

⁷⁴ 參見郭理遠：〈孺加編鐘銘文補釋〉，《中國文字》二〇一九年冬季號（總二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年12月），頁115。

⁷⁵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下冊（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4月），頁133，注四一。

⁷⁶ 參見郭子直：〈戰國秦封宗邑瓦書銘文新釋〉，《古文字研究》第14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78-179。

(睡虎地秦簡·秦188)、《妄稽》63、 (《漢印文字徵》卷七)、 (漢張遷碑)，其下亦從「罽」。𠂔字既有「口」，也有「繩索」之形，應該比較傾向「罽／繫」一類的意思，而非是「牽」。換言之，我們目前尚未看到甲骨、金文確切無疑的「牽」，因此不能排除從「衣」從「又」的{牽}有更早的來源。值得注意的是，「環」本作「𦘔」形或「𦘕」形，是「兩手持衣穿於人身」的圖形式表意字，但可以省作「𦘖」。⁷⁷為了區別，於是在{牽}作「𦘖」的形體上加上「矛(矜／矜)」聲。也就是說甲金文時代應該存在{牽}寫作「𦘖」及「𦘕」的形體。

參考文獻

- 王子今：《秦漢兒童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6月。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 石小力：〈清華簡《五紀》中的二十八宿初探〉，「古文字與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西湖論壇論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2021年5月29-30日。
- 石繼承：〈漢印雙名釋讀四則〉，《考古與文物》2019年6期。
- 石繼承：《漢印研究二題》，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5年。
-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2月。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
- 吳國昇編著：《春秋文字字形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
- 宋鎮豪：〈甲骨文牽字說〉，《甲骨文與殷商史》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李家浩、楊澤生：〈談上博竹書《鬼神之明》中的「送丞公」〉，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簡帛》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

⁷⁷ 裘錫圭：〈釋殷墟甲骨文裏的「遠」「玆」（邇）及有關諸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冊，頁167-176。

年12月。

宗福邦等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

范常喜：〈簡帛《周易·夬卦》「喪」字補說〉，《周易研究》2006年4期。

孫啟燦：《曾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4月。

徐俊剛：《非簡帛類戰國文字通假材料的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8年6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馬敘倫：《老子校詁》，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馬曉穩：〈「隱」字源流考〉，《出土文獻》第15輯，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10月。

高中正：《文本未定的時代——先秦兩漢「書」及〈尚書〉的文獻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

高亨：《高亨著作集林·第五卷—老子正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許雄志：《秦印文字彙編（增訂本）》，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1月。

郭永秉、鄔可晶：《說索割》，《出土文獻》第三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郭理遠：〈孺加編鐘銘文補釋〉，《中國文字》二〇一九年冬季號（總二期），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9年12月。

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二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12月

陳劍：〈甲骨金文用為「遊」之字補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陳劍：〈柞伯簋銘補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彭裕商、吳毅強：《郭店楚簡老子集釋》，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11月。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5月。

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10月。

裘錫圭：〈說「姁」〉，《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6月。

賈連翔、沈建華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七—九）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12月。

鄔可晶、施瑞峰：〈說「朕」、「莽」〉，《文史》待刊稿。

- 熊北生、陳偉、蔡丹：〈湖北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簡牘概述〉，《文物》2018年第3期。
- 趙平安、李婧、石小力編纂：《秦漢印章封泥文字編》，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12月。
- 趙 彤：〈利用古文字資料考訂幾個上古音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384，發布日期：2008年3月23日。
- 劉 釗：〈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7月。
- 劉 釗：〈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考釋〉，《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岳麓書社，2005年7月。
- 劉 釗主編，鄭健飛、李霜潔、程少軒協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1月。
- 鄭忠華：《印臺墓地出土大批西漢簡牘》，載荊州博物館編著：《荊州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12月。
-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2月。
- 聶中慶：《郭店楚簡老子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2月。
- 魏宜輝：《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南京：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 邊田鋼：《上古漢語清鼻音聲母音位化構擬新探》，《中國語文》2021年2期。